

A woman with long blonde hair is shown in profile, looking out of a window. Her hand is pressed against the glass. Outside the window, a cloudy sky is filled with several military aircraft. In the distance, a city with a prominent castle or fortress is visible.

City of Women

妻之城

[美] 大卫·吉勒姆 著
禹琳 译

她小心翼翼地建立起一座与世隔绝的城堡。
当她睁开双眼看到真实的世界时，整座城堡坍塌了。

I712.45
2013299

P1

阅 览

City of Women

妻之城

[美] 大卫·吉勒姆 著
禹琳 译



“三五百年后，谁还会去问某个米勒或者舒尔茨小姐是否不快乐？”

——约在1941年，

德国党卫军、盖世太保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如是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妻之城 / (美)吉勒姆著;禹琳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11-3738-9

I. ①妻… II. ①吉… ②禹…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8899号

City of Women by David R. Gillham

Copyright © 2012 by David R. Gillha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P.Putnam's Sons, a division of Penguin Group(USA)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2-88

妻之城

Qi Zhi Cheng

[美] 大卫·吉勒姆 著 禹琳 译

特约监制 孙淑慧
特约编辑 李玉峰
责任编辑 舒晓利 李淑云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13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38-9
定 价 3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談園

24.4751
2013.10.5

City of Women

妻之城

蕙的风，智趣的阅读

著 魏碑吉·丘大[美]

版 维高



目 录

contents

握稳家务三件宝，^{*}

郎君自然不愁找！

逛街工作一旁搁，

一生之计勤家好。

柏林 1943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Chapter 6

Chapter 7

Chapter 8

Chapter 9

Chapter 10

Chapter 11

——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广为流传的歌谣

秘密游戏 035

沉沦 049

跟踪 082

初探禁区 097

任务 110

“三五百年后，谁还会去问某个米勒或者舒尔茨小姐是否不快乐？”

——约在1941年，

德国党卫军、盖世太保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如是说

苦密者 147

筑巢 160

（海因里希·希姆莱，豪本特定书三：144）

三件宝家厨

惠的风，智趣的阅读胜燃自悟

，随教一君工清燕

。我家藏书之生一

——2013年10月10日

“三件宝”不啻是跟小冤家结善缘，来个某同去会巫翻，记平百正三”

——2014年1月

新吴映集报章，幸里因翻翻青科太世盖，罕互受国翻

(*注：三件宝指水壶、扫帚和平底锅)

目 录

contents

柏林 1943	001
Chapter_1 相 遇	003
Chapter_2 背 叛	018
Chapter_3 秘密游戏	035
Chapter_4 沉 沦	049
Chapter_5 跟 踪	082
Chapter_6 初探禁区	097
Chapter_7 任 务	110
Chapter_8 凯斯勒小姐	129
Chapter_9 完美的恐惧	139
Chapter_10 告密者	147
Chapter_11 负 伤	160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_12	失 踪	171
Chapter_13	偶 遇	200
Chapter_14	瞄准器	221
Chapter_15	咖啡馆	243
Chapter_16	秘 密	263
Chapter_17	盖世太保	307
Chapter_18	中尉先生	328
Chapter_19	捕手的故事	351
Chapter_20	一场噩梦	377
Chapter_21	车站宫殿	386
	我们会怎么做?	404
	致 谢	407

(*注: 三件宝指水壶、扫帚和平底锅)

柏林

BERLIN

1943

一位盲人用手杖有节奏地轻敲着下一段路，以引起路过的柏林人的注意。他身着哨兵服，面容枯槁，光秃秃的脑袋上套拉着一顶老旧的士兵帽。脖颈上挂着一个缴获容器，向路人兜售着里面的铅笔。他带着一个臂章，臂章上印着的圆点连成了金字塔状。圆形的黑色镜片像白昼被刺穿后的两个洞，让黑夜随之渗透。西格蒙德一边走出地铁通道口，一边从提包里掏出钱包，往他的杯子里扔了几个格罗森币。“祝您有好报。”听到钱币碰撞杯子的声音，他用沙哑刺耳的声音说，“请选一支铅笔吧。”她向他道了声谢。循着她的声音，他把头转了过来，在他那漆黑的镜片后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打量她。她把铅笔放入包中，等红灯亮起后过了马路。

下午场电影的门票现在要三马克五十芬尼，涨了五十芬尼。但西格蒙德并没有抱怨涨价，还是照付不误。今天上演的故事片名叫《明日战士》。橱窗里的海报展示着拥有浓蓝色头发、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男孩，他们带着热切的神情，或扛着木质步枪冲过一片旷野，或进行着身体训练，或在一位面带微笑的军官的指导下，踮着一溜大口鞋跟奔驰。不管上映的是什么都无关紧要，她并非是要来这儿看电影的。

Chapter 1 相遇

一位盲人用手杖有节奏地轻叩地面，三下三下一停，以引起路过的柏林人的注意。他身着哨兵服，面容枯槁，光秃秃的脑袋上耷拉着一顶老旧的士兵帽，脖颈上挂着一个罐状容器，向路人兜售着里面的铅笔。他带着一个臂章，臂章上印着的圆点连成了金字塔状。圆形的黑色镜片像白昼被刺穿后的两个洞，让黑夜随之渗透。西格丽德一边走出地铁通道口，一边从提包里掏出钱包，往他的杯子里扔了几个格罗森币。“祝您有好报。”听到钱币碰撞杯子的声音，他用沙哑刺耳的声音说，“请选一支铅笔吧。”她向他道了声谢。循着她的声音，他把头转了过来，在他那漆黑的镜片后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打量她。她把铅笔放入包中，等绿灯亮起后过了马路。

下午场电影的门票现在要三马克五十芬尼，涨了五十芬尼。但西格丽德并没有抱怨涨价，还是照付不误。今天上演的故事片名叫《明日战士》。橱窗里的海报展示着拥有淡黄色头发、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男孩，他们带着热切的神情，或扛着木质步枪冲过一片原野，或进行着身体训练，或在一位面带微笑的军官的指导下，瞄着一架大口径机关枪。不管上映的是什么都无关紧要，她并非是为这儿看电影的。

电影院里面都是些在战争时期来这儿的常客，他们跟她打着招呼，漫无意义地评价着票价。大厅霉味扑鼻，弥漫着未清扫的地毯的味道，而曾经壮观的枝形吊灯也不见了灯丝，昏昏暗暗，布满污点。糖果柜台和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样，没什么可卖，空空荡荡。衣帽寄存处的服务员正在读一本体育杂志，以此打发这无聊的时日，因为供暖效果差，而且这天气已冷到没有人会脱下自己大衣的地步。不过倒是有人聚在一起，等着引座员打开剧场的门。当一座城市的食物糟糕得每况愈下、商店橱窗因为定额配给而空无一物时，当一座城市在又一年苟延残喘的战事中缓缓窒息时，电影院仍然是这座城市中可以自由花去几个钱的地方，不用从配给册上剪下供应券，无需排着长龙消耗生命。

脸色灰白的、靠抚恤金度日的人俯身倚在手杖上。轮班期间的工厂女工，把头发扎在头巾里，相互间递着一支烟。眼神冷酷的妓女在下班的士兵中搜索着能光顾她们的人。主妇们抓着放在腿上的沉甸甸的钱包，耐心地等待着，为可以几小时无孩子叨扰、无家事缠身而感到解脱。

对所有的顾客，西格丽德·施罗德都沉默以对。

她是专利局申请部的一名速记员，专利局就在美盟广场附近的吉特辛纳路。不可貌相的是，她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思考的人。在围巾的裹罩下，她的淡黄色头发依然浓密。她的身材也依然健康匀称。但她很少照镜子，并非是因为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会不高兴，而是她懒得照。常年的战争已经将她重新严格定义。她是工资簿和定额配给册上的一个号码，是身份证上的一张面孔。她是施罗德夫人，一个属于战争的女人，一个前线战士的妻子。她的名字只是她回答的一个代号而已。

走过一个铺着破旧地毯的通道，她走上楼梯，来到剧场夹楼，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马蹄形的中央剧场。妓女们有时会带着客人上这里做交易。因为这儿更隐秘，而引座员们似乎也从来都不介意，他们也许是在期望能得到点小费。西格丽德已经学会了对这些妓女和她们的顾客视而不见。她也是因为夹楼上稀疏的人群才选择这里的。

看见穿着引座员制服的老头已经挨着门坐了下来，准备打个小盹，她无视电影票上的座位号，径直走到最后一排坐了下来，这里是她的记忆之位。

那是开战以来的第一个冬天，天气寒冷刺骨。几十年来的最低气温侵袭了这座城市。一月份的时候，温度计上的数值骤降到了摄氏零下二十度。那时候，人们还饶有兴致地讲着冷笑话，说为了履行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柏林已经被拿去换了西伯利亚。但到了月底的时候，随着煤炭供应的减少，即使在柏林，人们也已经幽默不起来了。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它循着衣服上的缝隙，缓慢地侵入你的身体，然后一直蔓延至你的心脏，凝固你的血液。

在卧室里，她会窝在丈夫的身上取暖。但当她试图用手去探索他腰部以下的领域时，他就会躲开她的抚摩。“西格丽德，别这样，我明天还有一整天的工作。”他通常会这样回应。然后，她就直直地盯着床铺上方寒冷的黑暗，直至睡意袭来。

“是因为流产的事吗？”一天晚上，她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

“我必须得睡觉了，西格丽德。”这就是他最终的回答，“你也是。我们以后再谈。”

当然，之后他们从未谈起过这个。自从战火烧到了波兰之后，卡斯帕尔在银行工作的时间变长了，他整个人也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同事中有几个人已经被征召入伍了，他确信不久就要轮到自己了。西格丽德试着去想象他身穿制服手握步枪的样子，但那个画面只让她觉得荒谬。他都快三十五岁了，

肯定有大把比他年轻的男人供军队选择。卡斯帕尔的母亲也破天荒地同意她的看法。“你在银行担当着重要职位，”上了年纪的她极有信心地宣称道，“政府明白我们应该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留在家里，以便各项事情能够顺利运转。”每当这时，卡斯帕尔就会冷冷地看着她们，然后用礼貌的语气要求再给他倒点咖啡。

随着一阵铃声的响起，幕布被缓缓拉开，放映厅的灯光暗了下去，西格丽德取下了围巾。电影以一支军乐团正在合唱《霍斯特·威赛尔之歌》的镜头开场。随着歌曲的播放，观众席里响起了杂乱无章的声音。我们鼓励观众加入爱国歌曲的合唱。电影院大厅的标语写的就是这句话。但既然周围没有人可以打她的小报告，西格丽德就选择了继续保持沉默。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溃败让所有的人瞠目结舌，因为就在几年前，这支军队还直捣黄龙把法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从那以后，纳粹党就一直在致力于提升公众的爱国热情。墙上的红旗、口号和海报变得越来越多。但在这背后，恐惧就像强酸一样腐蚀着官员对胜利的坚定信仰。在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常规的电台节目突然被《瓦格纳葬礼进行曲》抢占。德意志空军司令戈林在空军总部发表了庄严的通告。据称，第六集团军的将士们一直战斗到了最后一颗子弹。几个星期以后，戈培尔在体育馆发表了讲话，宣称对于这些将士的牺牲，德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动全面战争。让我问你：你想要一场全面战争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想要一场超出我们想象的更加全面更加激烈的战争吗？在他的演说下，体育馆里的观众发出极度疯狂的呼喊和咆哮声。但大多数柏林人却对此报以令人困惑的沉默。斯大林格勒战役本来应该成为巴黎沦陷以来国防军最伟大的一场胜战。据说，伏尔加河上的红军都是衣衫褴褛。那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三十万德国人或战死或被俘。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经常被人大声提出来，但却永远得不到答案。

的 屏幕上充斥着让人心惊肉跳的新闻画面：一群士兵纵身跳过炮火留下的弹

坑，一辆坦克迅速地冲过一堵石墙。向着胜利而对东部发动的猛攻还在进行，至少还在电影院里进行。她神情严肃地吸了一口气，卡斯帕尔现在就在那里。他在大军开进苏联前的两个月被征召入伍，现在正与成千上万个其他的德国丈夫一起驻扎在邻近莫斯科南部的某地。每晚入睡时她都会想到他，但这种想念只是一种恐惧，害怕他在那种环境下会痛苦难耐，而不是希望他此刻正躺在她的身边。这样的她是不是和苏联的冬天一样冷血？或许只有她的心是这样的吧，她想。

屏幕上，一枚燃烧弹引燃了一大片汽油，一束火箭炮钻进了滚滚的浓烟之中，一架重型机枪正在咔哒作响。但西格丽德却闭上了双眼，把一切挡在了黑暗之外。她像个瘾君子一样渴求着这一方黑暗。此时此刻，只有睡眠才能提供给她这样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庇护所。独自待在黑暗中，她重新打开了过去，回到了埃贡对她说第一句话前的那个瞬间。

听听这个，她听到他的声音从旁边的空位传来，尽管她明白这只是回忆的耳语而已。

那天的楼厅冷得像个冰箱，但当她看见这个并非是她丈夫的男人时，仅仅是那么一眼，便将她从她丈夫身边吸引过去，仿佛她刚刚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热源。他身穿一件开司米外套，把领子都竖了起来，发型简洁而优美，呈现出一种与他整体的粗犷气质不相协调的花花公子之气。他的表情中透着桀骜和不驯，如动物般魁梧的肌肉完美地展示着他的体态。

那天她本来只是为了到电影院寻求一个清静的空间。这种时候，战争电影往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前来观影的人通常不多。于是她买了一张《但泽战斗群》的票，就为了能找到一处孤独的缺口。为了在她雷打不动的日程中找到一个裂缝，可以让她逃离办公室里的打字机发出的噪音，可以让她逃离她婆婆的抱怨和唠叨，逃离她丈夫眼中无声的指责。

放映厅的灯依然亮着，她忍不住偷看了一眼那位正在对着一份《柏林晨

报》沉思的男人。他看起来和这个地方很不搭，但又像是一个故意为之的有预谋的局外人。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没有按号入座，而是选择了一个和他只隔了两个座位的地方吗？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立马转开了视线。然后什么也没发生。似乎只有报纸才能引起他的兴趣。她整理了一下围巾，在座位上坐了下来，试着在这个空荡荡的空间里砌一座属于她自己的围墙。一个粗壮的男人，在楼厅的前排找到一个位置坐了下来。他正襟危坐地盯着屏幕，带着期盼的神情，头上的帽子紧紧地贴在他的耳朵上。在她的头顶上方，放映员正在抽着香烟，吐出的烟雾都被她吸了进去。她旁边的那个男人嘟噜了一声，把报纸翻了一面。她发现自己同样也在正襟危坐地期待着什么，手掌变得冰冷而黏湿。她在期待什么呢？她可以找出很多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和一个陌生人离得这么近。但在这众多理由之中，没有一个能解释她刚刚的小动作。解释她为什么会把双手叠在一起，盖住自己手指上的婚戒，那枚单薄的朴素的镀金戒指。

“听听这个。”那个男人突然说话了。没有开场白，没有自我介绍，仿佛他们一直都在交谈。他的声音很深沉，就像是从一块生在洞穴里的岩石上发出的刮擦声。“‘拥有纯正德国血统的内科医生，曾经参加过咯麦隆战役的五十七岁老兵，真心寻求一位端庄节俭的雅利安女性，要求身体健康，臀部宽大，易生养，不抽烟，不化妆。’我的天哪，真是个好如意郎君啊！”说完，他对她微笑了一下，这是他对她第一次露出笑容，“别告诉你不心动啊。”

“是的，我没有心动。”西格丽德回答道，即使她知道自己不应该做出回应，即使这件事与她并无关系，“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支唇膏。”

“好吧，那就看这位吧。我想他会让你心跳加速的。‘雅利安人，丧偶，有财产，六十二岁，希望寻找一位年轻能生育的雅利安伴侣生养子嗣，传承古老姓氏，不让姓氏消亡。’听到了吧。只要你愿意，一个古老的姓氏就是你的

了。”他继续往下念着，都是些这位老人、那位老人，在寻找血统纯正的雅利安床伴。但西格丽德并没有全神贯注地在听。她注视着 he 下巴处的轮廓，当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轻轻地颤动，而每当它颤动时，她都感觉到了自己皮肤下面的战栗。

他又笑了，一边笑，一边很仔细地地看着她。他把他的姓氏告诉了她，虽然不久之后，她就知道了这是假的。“你就直呼我的名字好了。我叫埃贡。”这位不是她丈夫的男人一边说，一边伸出了他的手，“我知道我这样打扰你的清静很无礼，但是请你原谅。因为我一看到你的脸，就不由自主地想听听你说话的声音。”

她瞥了一眼他伸过来的手，想装出一副没看见的样子。但她却无法回避他的笑容。他那真诚、随和、让人愉悦的笑容，甚至还带有一丝会刺痛人心的戾气，但这却让他的笑容更加迷人。她握住了他的手，温暖而有力量。手。“那你现在听到了。”她说道。

就在那天，他带她去了一家咖啡馆，那里弥漫着熬开的糖水、香脂油和烟斗的味道。咖啡馆在萨维尼广场，地方很小，坐在镶着铅框的玻璃窗边似乎能听到轻轨经过的声音。他为她点了一杯咖啡，一份苹果奶油蛋糕，但让她觉得好笑的是，他其实自己吃了大部分。基本上他一直都在听她用焦虑的语气吐露着心事，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从无关紧要的小事到一些大事，从做晚饭削土豆皮到她和婆婆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窒息感，从记忆里父亲对花哨蛋糕的热爱到他的不辞而别再到母亲逝世后的空虚。她会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话太多了而道歉，但是他深邃的眼眸又在鼓励她继续。当她发现已经很晚的时候，她变得慌乱起来。一直在抽烟的他仍然只是笑着，掐灭了手中的烟，埋了单。那天晚上，他对他的双眼无法忘怀，忘不了他眼里清晰的欲望和睿智。甚至当她和卡斯帕尔相拥在床，听着床垫的弹簧发出沉闷的声响时，她依然觉得埃贡在注视着她。